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宽容

[美] 房龙 著 晏榕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文库

宽容

〔美〕房龙 著 晏榕 译

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宽容 / (美)房龙(Van Loon, H. W.) 著;晏榕译.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6(2013.11 重印)

ISBN 978-7-5402-2694-7

I. ①宽… II. ①房…②晏… III. ①思想史-世界 IV. 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9916 号

宽 容

作 者 房 龙

译 者 晏 榕

责任编辑 张娟平

封面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4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3 年 11 月第 2 版 2013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译 本 序

房龙这个名字对我国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不光是最近十几年来,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房龙的部分著作就已被译介到我国,对当时的年轻人有着深刻的影响。当然,在后来的八十多年里,由于抗战及其他原因,几代中国人对房龙这个名字经历了由陌生到忌讳、由新鲜到热衷的戏剧性态度的转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曲折的进步。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生于1882年,是个荷兰裔美国作家,他一生从事过多种职业,但最终成了一名成功的“人民”作家。他的代表作包括《宽容》《人类的故事》《圣经的故事》《文明的开端》等,已被译为十几种文字出版,在全世界均有广泛的影响。但是,坦而言之,房龙作为一个离群索居的思想者,多年来我对其作品的普及性文字虽称不上鄙夷,可至少也并不过于推崇,因为在我印象中的房龙似乎实在不应归于严格意义上的严肃作家之列。然而,作为一个坚定的人文主义者,他的博学睿智,他的向人类的无知和偏见挑战的勇气,以及对理性、宽容和进步精神的不懈追求,也确实给予了我莫大的生存力量。事实

上,在房龙的所有著作中,我最早接受也最为难忘的便是这部《宽容》,不仅因为那一以贯之、臻于成熟的巧妙机智,更是由于彪炳其中、熠熠闪烁的人文光芒。

在这部著作里,房龙苦苦探寻了两千年来人类思想中种种“不宽容”的根由,猛烈抨击了人类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的专制状况,并把人类的偏见和固执归于各个信仰集团和道德集团对生存的恐惧。由此他在当时以一种乐观态度推断出人类实现一种宽容的理想社会是可能的和现实的,因为人类在不断地获取知识、接近理性,也就会不断地消减恐惧。他以诗人般的激情和哲学家的敏思,在回顾人类思想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指出了朝向宽容理想的道路。在本书的第一章中他就写明:“这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这是一本致力于宽容课题的书。”整部著作则通过对泰勒斯、苏格拉底、伊拉谟斯、拉伯雷、蒙田、布鲁诺、伏尔泰、莱辛等人类历史上文化精英的个人命运及思想学说的描述,梳理了古希腊文明、中世纪、文艺复兴、基督教改革乃至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历史时期的思想冲突,集中展现了这些时期人类的“不宽容”对“宽容”精神的压制,以及在这种压制之下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不懈努力——事实上,《宽容》一书的别名亦即《人的解放》,这也反映了本书的目标就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开战,寄托了作者对宽容精神的顽强生命力的由衷赞叹和期冀。我们发现,在房龙的眼里,宽容即可以认为是自由理性的代名词,宗教的、政治的、信仰的和言论的宽容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思想发展的得来不易的精华所在,对宽容的渴望和赞美就是对思想自由的渴望和赞美。在此意义上,联系人类的生存实境,我们

完全认可房龙作出的如下结论——宽容这个词从来都是一件奢侈品，只有智力特别发达的人才有能力购买它。

但随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洲法西斯势力的抬头以至二战的爆发，房龙意识到问题也许要比想象的棘手得多。他不无遗憾地指出，“上帝知道，在如今的对它（宽容）的需要超过了其他的一切”，“最近两年的各种消息不足以表明理性、常识和彼此容忍的精神取得了胜利”。而到了1940年《宽容》再版时，房龙更是在后记中发出了愤怒的质问——“宽容的理想在近十年内为什么这样惨淡地破灭？我们如今的时代为什么还没有超脱仇恨、残忍和偏执？”他认为中世纪的不宽容转换为了现代的不宽容，只不过是“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代替了“使用地牢和缓慢燃烧的火刑柱”。面对法西斯的倒行逆施，他开始用自身的行动去实践他的宽容理想，一直到1946年辞世。这可以看做是房龙一生所奉行的宽容理想对人类那顽固的不宽容的凛然决斗。

而时至今日，人类社会依然充满了极权压迫、思想束缚、战争阴影、种族仇恨、宗教迫害、国际争端……在心灵世界和世俗世界，各种各样的不宽容依然比比皆是。房龙所想象不出的各种主要的、次要的不宽容形式仍在悄然衍变，《宽容》一书中所描绘的晦暗图景和人类的幼稚行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会让人觉得似曾相识。而且，就个体的人而言，虽已生活在现代却称不上是现代人的亦不在少数。所以，房龙的宽容理想非但没有过时，相反有着更为丰富的现实指涉意义。其实，我倒有个猜想，和似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不宽容”一样，“宽容”精神也暗暗根植于

人的本性中，人的宽容的实现或许不是一个“进化的”事业，即并非由知识的普及而达到宽容和文明，而有可能刚好相反，宽容极可能是一个先决条件，是一个需要我们从内心开掘出来的先在物。从这个角度而言，《宽容》则更像是一面镜子，既可以照射出历史的黑暗和余晖，也能够照得见我们内心的梦想和战栗。

房龙的写作手法在过去一向为中国读者所欣赏，然而也大都是在从普及常识和知识的角度来评价的，比如郁达夫就曾写道：“房龙的这一种方法，实在巧妙不过，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的一写，无论大人小孩，读他的书的人，都觉得娓娓忘倦了。”殊不知这种轻巧的戏谑与活泼的反嘲也是一种朝向理性和真知的独特努力方式，因为世界之荒诞与无奈，因为生命之疲乏与艰辛，在这场宏大悲剧中的不时的调侃和嬉笑便成了最有力量的生存姿态。

本书据纽约 Sun Dial Press 出版公司 1939 年版本译出，并由甄远宁作了全面校订。译文力求忠实于原文，但限于译者水平，错误及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不吝指正。

晏 榕

序 言

人们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快乐地生活着。

永恒之山向东西南北四方伸延。

一条知识的小溪从深邃陈腐的沟壑中缓缓地流淌着。

它出自往昔之山。

它消失在未来之沼泽。

它远不像江河滚滚。但对于村民的卑微需求已经足够。

晚上，村民们饮毕牲口，灌满木桶，便心满意足地坐下来享受生活。

熟悉的老者从阴凉的角落出来，他们在那儿度过白天，沉思于一本古书的神秘书页。

他们向儿孙们嘟哝着古怪的词语，而孩子们却更愿玩从远地捎来的漂亮石子。

这些词语往往不甚清晰。

但它们是一千年前由一个已被人遗忘的种族写下的，因此它们是神圣的。

因为在无知山谷里，古老的东西无论怎样都是可敬的。而那些敢于反驳父辈智慧的人，会受到所有正派人的冷落。

就这样，他们保持着自己的安宁。

恐惧总是陪伴着他们。要是他们拒绝园中果实中那份公共的份额又会如何呢？

晚上，在小镇狭窄街巷里，人们低声讲述着模模糊糊的故事，讲述那些敢于提出问题的男男女女的模糊故事。

他们前行而去了，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

有几个人曾试图攀登遮住太阳的高高石墙。

他们的累累白骨陈列在崖壁脚下。

岁月来去匆匆，年复一年。

人们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快乐地生活着。

黑暗中爬来一个人。

他手上的指甲已经磨破。

他的双脚裹着破布，浸着长途跋涉血染的红色。

他跌跌撞撞地来到距离最近的一间小屋门前，叩敲起来。

接着他昏了过去。在闪烁的烛光下，他被抬到了一张小床上。

在拂晓时整个村子都已知道：“他回来了。”

邻居们站在周围，摇着头。他们终于明白，结局必定是这样的。

失败和屈服等着那些敢于游离山脚的人。

在村子的一角，老人们摇着头，低语着恼怒的言辞。

他们并非有意残忍，但律令就是律令。这个人违背了那些知晓一切的人们的意愿，罪孽深重。

他的伤一旦痊愈，他就必须接受审判。

他们的意思是指要宽仁慈悲。

他们忆起他母亲那奇怪而闪亮的眼。他们还回想起他父亲三十年前在沙漠里失踪的悲剧。

然而，律法就是律法，是律法就必须遵守。

通晓一切的老人将去执行。

他们把漫游者抬到集市，人们恭敬肃穆地站在周围。

他由于又饥又渴，还是很虚弱，老者吩咐他坐下来。

他拒绝了。

他们命令他静下来。

但他却说起话来。

他把脊背转向老者，他的双眼搜寻着前不久还是他的同志的那些人。

“听我说，”他恳求道，“听我说，振作起来吧！我从山的那边回来，我的脚踏上了一块新鲜的土壤。我的手感觉到了其他种族的触摸。我的眼睛看到了壮观的景象。

“在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时，我的世界只是我父亲的花园。

“自创世之时，那东、南、西、北面就有了界限。

“当我问他们藏了什么时，总是一片嘘声，不住地摇头。我要是坚持问下去，就会被带到这块岩石上，来看那些胆敢蔑视上帝的人的变白的骨头。

“要是我喊叫着说出，‘这是个谎言！上帝喜欢勇敢的人！’那通晓一切的老人就会走过来，向我读他们的圣书。他们解释说，律法已决定天地万物。山谷是我们的，由我们掌管。兽类和鲜花，果实和鱼儿，也是我们的，会听从我们的吩咐。但山是上

帝的。那边的事情我们应该保持一无所知，直到时间完结。

“所以他们在说话，但却在撒谎。他们欺骗了我，正像欺骗了你们一样。

“那里的山中有牧场，有同样肥沃的牧草。男人和女人有着我们同样的血肉。辉煌的城市有着千年劳作的光彩。

“我已经找到一条通往更美好的家园的道路，我已经看到幸福生活的召唤。跟我来吧，我会带领你们去那儿。因为上帝的微笑在那儿与在这里以及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他停了下来，那儿发出一声恐怖的高叫。

“亵渎！”那位老者叫喊着，“这是亵渎！要给他定罪加以惩罚！他已经丧失了理智。他胆敢嘲弄一千年前就写下的律法。他死有应得！”

于是他们举起了沉重的石块。

于是他们杀死了他。

接着他们把他的尸体扔到了山崖脚下，这样它就可以在那儿成为一个对所有质疑祖先智慧的人的一个警告。

不久，那里发生了一场大干旱。知识的小溪越流越枯竭。牲畜因干渴而死去。庄稼枯死在田地里，无知之山谷到处是饥荒。

然而，那知晓一切的老人们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们预言道，一切都会最终转好，因为在他们那最神圣的篇章里就是这样写的。

况且，他们自己只需要一点点食物。他们已如此苍老。

冬天来临了。

村庄已经荒芜。

超过半数的人死于饥馑。

那些幸存的人把唯一的希望放在了山的那边。

但是律法说：“不行！”

而律法必须遵守。

一天晚上爆发了叛乱。

绝望将勇气给予了那些由于恐惧而沉默不语的人们。

老人们无力地抗争着。

他们被推到了一边。他们抱怨着自己的晦气。他们诅咒着他们孩子们的忘恩负义。但是当最后一辆马车驶出村子时，他们拦住了驾驶人，强迫他带他们一块走。

朝向未知世界的旅程开始了。

离那个漫游者回来的时间已经有很多年了。找到他标记出的道路已不太容易了。

在第一座石子路标被发现之前，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渴。

自那以后，这旅程就少了些磨难。

那个细心的先驱者已经在丛林和无垠的布满石头的荒野中开出一条明显的路径。

它一步步把人们轻松地引向新天地的绿色牧场。

人们相视无语。

“终归是他对了，”他们说，“他对了，而老人们错了……”

“他讲了真相，而老人们撒了谎……”

“他的尸骨正在山崖下腐烂，但老东西们却坐在我们的车里，还在聊着他们那老黄历。

“他救了我们，可我们却处死了他。

“我们很遗憾发生了这事，不过当然，要是我们在那时明白的话……”

然后，他们解开他们的马和牛，把他们的牛羊赶进牧场，他们建造了自己的房屋，规划了他们的土地，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几年以后，一座新的大厦建起来了，可以把勇敢的先驱者安葬在里面，原本它是为智慧老人的住宅而准备的。

一支肃穆的队伍回到了而今已荒芜的山谷，可当抵达本应有他尸骨的地点时，它却不在那儿了。

一只饥饿的豺狗已把它拖入了自己的洞穴。

一块小石头被立于那条路径（而今已是一条宽阔大道）的脚下。它上面刻着第一个向恐怖黑暗的未知领域挑战的人的名字，他把他的族人引向了新的自由。

石头上面写明，它是由心怀感激的后代所立。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最早的过去——也发生在现在——而在将来某天（我们希望如此）就不要再发生了。



目 录

译本序	001
序言	001
第一章 无知的暴虐	001
第二章 希腊人	011
第三章 禁锢的开始	049
第四章 诸神的末日	060
第五章 监禁	083
第六章 生活的纯净	093
第七章 宗教裁判所	103

第八章 好奇求知的人	122
第九章 对印行文字作战	135
第十章 关于历史书， 尤其是本书的撰写	144
第十一章 文艺复兴	148
第十二章 宗教改革	157
第十三章 伊拉斯谟	171
第十四章 拉伯雷	187
第十五章 旧传统的新招牌	198
第十六章 再洗礼派教徒	220
第十七章 索兹尼一家	231
第十八章 蒙田	241
第十九章 阿米尼乌斯	247
第二十章 布鲁诺	258
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	265
第二十二章 新天国	279
第二十三章 太阳王	292
第二十四章 腓特烈大帝	296
第二十五章 伏尔泰	300
第二十六章 百科全书	322
第二十七章 革命的不宽容	331
第二十八章 莱辛	341
第二十九章 托马斯·潘恩	356
第三十章 最后一百年	362

第一章 无知的暴虐

公元 527 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农夫（他来自尤斯库伯，那儿是晚近那场战争中引起激烈争夺的铁路枢纽）对任何书本知识毫无兴趣。正是在他的命令下，古雅典的哲学学派最终被压制了下去。也正是他关闭了唯一一座埃及庙宇的大门——这座庙宇在新基督教信仰的教士侵入尼罗河谷后已延续了几百年的香火了。

这座庙宇坐落在一个叫菲莱的小岛上，离尼罗河的第一个大瀑布不远，自从人类能够记事以来，这地方就专门用来朝拜爱西斯^①，出于某些奇怪的原因，在她的非洲、希腊和罗马的对手们销声匿迹后，这位女神却幸存下来。最后，到六世纪，这个小岛成了得以理解古老神圣的象形文字的唯一场所，少数教士仍在继续从事着在埃及其他地方早已被遗忘的工作。

此时，在一个被称为“皇帝陛下”的大字不识的农夫的命令下，这座庙宇和邻近的学校被宣布为国家财产，各种雕塑和

① 爱西斯，古代埃及司生育和繁殖的女神。

神像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里，教士和书法家则被投入了监牢。到他们中的最后一个人由于饥饿并且无人照顾而死去后，那古老的象形文字工艺就成了一门失传的艺术。

所有这些是多么可惜。

假如查士丁尼（让他大祸临头）稍有松手，救下几个象形文字专家，把他们放到一个文学的“诺亚方舟”里，那就会使历史学家的工作容易多了。因为虽然我们现在能够再次拼写出这些奇怪的埃及词汇（而这要归功于商博良^①的天才），但我们要理解它们传给后代的内在含义却仍有极大的困难。

而在古代社会的所有其他民族中，也同样是实有其事的。

那留有奇特胡子的巴比伦人在制砖场留下了一段段的宗教文字，在他们曾虔诚地呼喊“有谁能够理解天国上帝”时，他们心中倒是怎样想的呢？他们不断地祈求神灵，力图解释他的律法，将其旨意刻在最神圣的城市的大理石柱上，他们在内心是怎样看待这些圣灵的？为什么他们既非常宽容，鼓励教士去研究天国、探索陆地和海洋，同时又成了残忍暴虐的刽子手，他们的邻居仅仅是违背了今天并无人看重的宗教礼节，就会被他们严加惩罚呢？

直到最近我们还不明白。

我们派出了探险队去尼尼微^②，我们在西奈的沙漠里发掘，破译了长达几英里的楔形文字书版。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各地，我们都竭尽全力去寻找能打开这神秘的智慧宝库大门的

① 商博良（1790—1832年），法国历史学家，精通古埃及象形文字。

② 尼尼微，古代亚述国的首都，遗址在今伊拉克境内。